

戲 劇

新 日 日 灣 山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山灣日日新

欣 秋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書號：315 · 787×1092耗 $\frac{1}{32}$ 張 · 1 $\frac{1}{4}$ 印張 · 25,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4,000—8,000

時間 一九五四年早稻收割的時候。

地點 南方某山區。

人物

廖光農：六十歲，農業社副社長，兼技術委員會主席。

廖婆婆：五十八歲。

廖春生：二十歲，初中畢業生。

胡秀玉：十八歲，高小畢業生。

胡大叔：五十五歲，農業社社長。

小鐵腿：十八歲，農業社社員。

羣衆甲、乙。

佈景 舞台的正面是一間正房，房前是一塊很平坦的打穀場。靠左首有一株枝葉參天的老槐樹，樹下擺着一張四脚桌，桌上放着一堆紙張和書籍。從舞台的右側可望到田野和羣山。

幕啓，場上靜無一人，只有老槐樹上的山鳥兒在吱吱喳喳地唱着。稍停，小鐵腿手拿禾鎌跑上。

小鐵腿 春生哥！春生哥！春生哥！春……

〔廖婆婆手裏做着針綫活從屋內走出。

廖婆婆 （睨縫着一雙笑眼）小鐵腿，你又喊什麼？像個吃奶孩子似地，一會也離不開他。

小鐵腿 大娘，我找春生哥有事。

廖婆婆 你春生哥昨天到農業技術指導站去了。

小鐵腿 不是說今天回來嗎？

廖婆婆 嗯，你找他又是什麼事？

小鐵腿 告訴他今天過晌，社裏割均勻密植那塊田，他不是說要在田間進行單穗選種嘛，他回來可別忘了叫他
去。嘿嘿……就是這個事。

廖婆婆 （故做嗔意地）都是你們這些個小勾魂鬼，總往莊稼活上勾他，把他勾邪了心。這回好，高中沒考上，留在家和你們一道下田，可隨了你們的心願啦。

小鐵腿 （笑嘻嘻地）大娘，那就不隨你的心願？我春生哥在縣裏讀這幾年初中，離家這近，有三兩個月不回來，你就想的不得了，若是在省裏上了學，還不得把你想瘋了啊！大娘，說真的，你願意叫我春生哥留在家生產嗎？

廖婆婆 光我願意也不行啊，你大爺那頭我抗不了啊！他這次到區裏開會去了七八天了，還不知道這回事呢，今天該回來了，知道這事還不得鬧翻天哪。說不定會把你春生哥給趕出去！

小鐵腿 那怕什麼，天大的事有咱們老社長呢，別人事老社長都管，我春生哥是他女婿，他能睜着兩眼不管！再說老社長巴不得我春生哥留在社呢，他自己女兒不也留在社裏了？

廖婆婆 社長那人是什麼事都看得開呀！

小鐵腿 大娘，你看，說着說着他就來了。

〔婆剛剛回過頭去，社長胡大叔已走上，他手裏

拿着一包書。

胡大叔 春生回來沒有？

廖婆婆 還沒有回。

胡大叔 老嫂子，等下春生回來，把這些書交給他。

廖婆婆 （接過書直發楞）親家，這書是哪裏來的？

胡大叔 託人從縣裏買來的。

廖婆婆 給他買書幹什麼？你不是答應讓他留在社裏參加生產嗎？還用什麼書！

胡大叔 哈哈……老嫂子，這會兒做莊稼，書本也有用啊！這些書寫的都是種五穀雜糧的事，過去咱們這山灣裏沒唸大書的，買來也沒用；這幾天社裏聽說春生要留在社裏參加生產，都想選他當技術員呢，一個技術員不學習農業技術還行嗎？

〔小鐵腿接過書翻看。〕

廖婆婆 倒是你想的周到。可是你給他買了這麼多書，羣衆不提你的意見哪？平日社員爲公事出山喝碗茶，你都不給報賬，這會兒給自己女婿買書就捨得花錢了。

胡大叔 這也不是爲我個人，是爲咱社呀。

小鐵腿 嚇！社長，這些書可真好，給我也買兩本行不行？

胡大叔 做豆腐的想打鐵，你那點文化看得懂啊？

小鐵腿 社長，你真把我看扁了，不行不會學嘛！

胡大叔 別耍嘴了，快跟我下田去吧！

〔小鐵腿隨手把書放到婆婆的針綫盒上，跟着社長下，他倆剛只走了幾步，婆忽然像想起什麼事似地。〕

廖婆婆 社長！社長！

〔社長和小鐵腿又回。〕

廖婆婆 親家呀！我還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胡大叔 什麼國家大事你說吧。

廖婆婆 噯，這幾天我就想，這回春生不是不出去了嗎，年紀也不小啦；你家秀玉呢，也合了婚姻法的年紀啦，我心想打過秋就給他們把喜事辦了，到時候也了了我們當老人的一片心。你說呢，親家？

胡大叔 這事我沒意見哪，問問春生和秀玉吧，只要他們點頭就行。這會兒，可不像過去咱們辦喜事那時候啦，爹媽說了就算啊！

廖婆婆 是啊，這會兒講的是自己做主，男女互相幫助，對不？

小鐵腿 看，大娘還知道不少新名詞呢！

廖婆婆 你大娘也學了婚姻法呀。

胡大叔 哈哈……老嫂子，你說的對，男女要互相幫助，若是大哥回來爲春生的事鬧起來，你也得幫助他呀，別跟他吵。

廖婆婆 那可不行，他鬧起來，我還得找你。

胡大叔 行啊，他回來你告訴我一聲，還得跟他研究研究社裏的生產呢。

〔社長和小鐵腿下場，婆目送他們下場後，隨即坐到老槐樹下，做起針綫活，她剛剛做了幾針就停下了。〕

廖婆婆 （自語地）這孩子也該回來了，噯！當媽的就是這樣，一會不見就想。

〔她實在做不下去了，走向台右首，向遠方瞭望。〕

廖婆婆 （驚喜地）怎麼！是春生爹回來了。

〔婆三步併成兩步地奔下去，隨着，廖光農滿面紅

光地提着小包上場，婆把小包接過，從他們的舉動中，可看出這一對老夫妻的感情是很融洽的。

廖婆婆 我算計你今天也該回來了。

廖光農 （滿意地）看，我這才出去幾天，你就在那望啊！望啊！這要是叫外人知道了，不又要當笑話講出去呀？老夫老妻的了，孩子都那麼大了。

廖婆婆 你這人哪！你以為我是望你呢，我是望春生。

廖光農 （不等婆說完就接過）年輕人在外面讀了幾年書，回家就是閒不住，有什麼可望的。還有現成飯吧？

廖婆婆 怎麼！你到這時候還沒吃飯嗎？

廖光農 區裏給預備飯了，可心裏惦記家，等不得，起個大早就趕回來了。

廖婆婆 （關心地）大熱的天，翻山越嶺的一跑就是幾十里，不吃飯還行？為公事路過八里堡，吃頓飯回來還怕報不上賬啊？

廖光農 哎，能給社裏節省就節省點呀。

廖婆婆 不怪人家都叫你是社裏的‘守財奴’。

廖光農 咱們是副社長，又是技術委員會的主席，咱們不為社着想，誰為社着想啊？當守財奴看是什麼樣的，為合作社，我看這樣的‘守財奴’倒當得。

〔廖婆婆把飯菜端上。〕

廖光農 （邊吃邊望婆）嘿，幾天沒吃家裏飯，吃起來可真香。

廖婆婆 （做起她的針綫活）開的什麼會？

廖光農 生產會。政府要求咱們多種菜籽，為國家增產油啊。

廖婆婆 你看咱們這一帶，這幾年種菜籽的越來越少了。

廖光農 是啊，都認為種菜籽‘打頭小、划不着’，其實呀，（說到這把筷子往桌上一敲）一點都不對，誰都知道‘人不哄地，地不哄人’，種菜籽也是一樣啊，只要改進技術，就可以提高產量。

廖婆婆 嗯，可該是種菜籽的時候了。咱們社種多少？

廖光農 五十畝。在區裏還報了產量。

廖婆婆 咱社報多少？

廖光農 他們王家灣互助組報了每畝產一百六十斤，你說咱社該報多少？

廖婆婆 （驚奇地）一百六十斤！哼，我可沒見過。

廖光農 咱們可是這山灣裏的第一個合作社，若是趕不過互助組，那人可就丟大啦。

廖婆婆 （聚精會神地）那你報了多少？

廖光農 我呀，我一鼓勁兒就報了個每畝收二百斤。

廖婆婆 （吃驚地）多少？

廖光農 每畝產二百斤啊。

廖婆婆 噯呀！嘖嘖！你瘋了？咱們村子裏種了這麼多年的菜籽，也沒聽說過哪個的田裏產過二百斤。二百斤那是吹糖人兒呢，一口氣就吹出來啦！你這個老冒失鬼呀！你忘了你是副社長、技術委員會的主席啦？到時候產不出來，你可怎麼辦？

廖光農 （玩笑地）到時候產不出來，拿我去搾油補數。

廖婆婆 你那身乾巴皮搾不出二兩油來。

廖光農 你多餘担這份心，咱們社裏有那麼多個老莊稼精，怕什麼！

廖婆婆 你呀！你到什麼時候也改不了你那個爭強好勝的毛病，春兒也像你，你們爺兒兩個，一個是燒窯的，一個是賣瓦的，算湊合到一塊了。我看這回種菜籽，說不定你春兒還許幫你一把，這幾天他就往菜籽上使勁呢！

廖光農 他呀，哼！種莊稼的事可顯不着他，我看他還是給我往書本上用用勁兒吧。

廖婆婆 你呀，你就是嘴硬不服軟。你忘記開春插秧春生在家養病那時候了？孩子要推廣均勻密植，你們幾個老頑固就小看他，說什麼‘稀禾密穀，密禾屁穀’，哼，若不是區裏張書記、社長和技術站的同志們給春生撐腰，幫助他，就那五畝實驗田，你也不插，直到莊稼轉青後，你才服氣。那會若是聽了春生的話，今年得多打多少糧食！這早稻就登場了，我看你們吃後悔藥不？

廖光農 行啦，過去事還說什麼。我還不是怕到時候打不下糧食影響社員收入嗎。一個小毛孩子，從書本上看來一套辦法，你就敢輕易相信。

廖婆婆 就是你不把他放在眼裏，這會兒村子裏提起春兒，誰不誇這孩子老誠、穩重、有出息呀。

廖光農 得，得，又是你兒子。說心裏話，別人誇他，我不是不高興呀，可自己的兒子你不能太寵他，寵慣了他該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這次在區裏開會張書記還誇他啦。

廖婆婆 張書記怎麼誇春生啊？

廖光農 他說：在咱們山灣裏不比外面，均勻密植今年還

是你們社第一個開頭，增了產，要記你兒子一功啊！
廖婆婆 看，也就是你把鳳凰當山雞吧。

廖光農 散了會，他還跟我在一張桌上吃的飯呢，他說村子裏要是多有一些這樣年輕人，那社會主義就不愁不早一天來到。我說我倒不打算叫我兒子蹲在山灣灣裏，想叫他繼續升學，將來好成個家。

廖婆婆 （被他觸動心事）我看張書記說的對，我早就說讓春生留在社裏生產，幫助你這個技術大主席出個主意，當個軍師什麼的，可你就像鬼迷了心似地，滿腦子的升學讀大書，整天鼓吹他往外面去，就這點我不贊成你。你說叫春生成家，這我倒沒什麼意見。

廖光農 噯！你呀，一輩子不出山灣，沒見過大世面，你知道個什麼！那縣城裏的汽車，一天跑好幾百里，可它不燒油，一步也動不了；你兒子要想成家呀，不升學就一輩子也成不了家。

廖婆婆 （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哎！你這幾年學的莊稼越來越多了，我問問你，那成家和升學有什麼牽連？我就沒聽說不升學，就不能成家。你一天書沒唸，我不是也嫁給你啦？噯，依我說，叫春生留在家裏，打過秋把婚事一辦，不就成了家啦？你真要把他趕出去，我看這個家就許成不上。

廖光農 （又氣又笑）咳！咳！你看你扯到哪去了？我是說叫你兒子成他常常講的那個專家的家。

廖婆婆 （不在意地）就算是真成那樣一個家又能怎樣？

廖光農 能怎樣？人家一提廖光農的兒子在外面出息了，當了什麼專家了，咱們不跟着光彩呀！你說呢？

〔婆在想着自己的打算。〕

廖光農 你看你，我說的不對嗎？咱們兒子有出息這不假；可咱們那個沒過門的媳婦也不錯呀，今年高小也畢了業，一個女孩子家能讀個高小，文化水平也就不算淺了。這回留在社裏當會計，將來也可以貼補貼補家，人又孝順，我們這後半輩子還不是享福的命啊！

廖婆婆 （心不在焉）嗯，享福的命。

廖光農 今早我回來，正巧是八里堡的場，我尋思春生這回讀高中了，給他做床新被吧，順手就扯了個被面；

（放下碗筷去拿包，邊拿邊說）嗯，有人到縣去，我還求他們給春生帶來支水筆，嘿，光是一支筆就花了半石多穀，可是要想叫兒子有出息，怕花錢不行啊！

（把被面和鋼筆拿給婆看）你看這還是直貢呢的呢。

（發現婆愁眉苦臉）咦！你怎麼？病了？

廖婆婆 （知道早晚也瞞不過）我告訴你吧，春生考學校沒考上。

廖光農 （突然一驚）什麼！春生沒考上？他沒考上？

（失望地一屁股坐到四脚桌旁，稍停，氣憤地）你說他怎麼就沒給我考上呢？啊？你說……

廖婆婆 你看你這黑煞神的樣子，你有話慢慢說不好嗎？

廖光農 哼，我早就看透他啦，螢火蟲的屁股，沒多大的亮。

廖婆婆 你也不能怪孩子呀，你想想，解放前，你沒供孩子上過一天學校……

廖光農 飯都吃不上，哪來的錢供他上學校？

廖婆婆 還不是孩子自己鑽哪，下完田回來就找學校裏楊

老師他們問，就這樣他比那些讀二三年書的孩子們都強。毛主席來了，這才讀上書，一進學校就插到四年級，孩子讀書晚，拚命地趕，小學畢了業，就一樣地跟着上初中，這二年孩子累傷了身子，今年春天在家足足病了三個月，你叫他和別人一樣考，那不是逼他嗎，啊？你說說。我看這回沒考上也不錯，就讓他留在社裏生產！

廖光農 你說什麼？唸了一肚子的書，這會兒叫他在家生產！他到哪兒去了，這塊廢料？

廖婆婆 你找他幹什麼？你可不能逼他，我就這麼一棵單根獨苗，你若想逼他，就先給我找根棕繩來吧！

廖光農 告訴你，今個兒你就是說出太陽從西邊出來，我也不能叫他留在山灣灣裏。

廖婆婆 那你是怎麼個打算？

廖光農 沒考上我叫他出去找事去，我早就給他想到這步棋了，算我看的遠。

廖婆婆 家裏放着事不做，叫他出去找事去？

廖光農 家裏什麼事？虧你說得出口，我問你，一個唸大書的躲在山灣灣裏，成年到頭跟在牛屁股後頭吆喝有什麼出息？嗯！你說說。

〔婆想把兒子留在社裏，可又說不出個道理來，急的眼淚在眼圈裏轉。〕

廖光農 （看婆無話可說，以為老伴明白過來，也就不忍再深說）噯！到省裏他表哥那兒去，託他表哥給找個小學教員，再不然隨便找個什麼幹部，都比留在家下田強啊。只要他在外面好好幹，政府不虧人，幹個幾

年就提拔上去。

廖婆婆 這將來在外面一做事，三年五年回不了一次家，還不得把我這兩眼想瞎呀。

廖光農 咳！眼光多短，你兒子將來出息了，還怕不把你接出去享兩天清福？

廖婆婆 你想的可好，到那時兒子出息了，出來進去的都是些大幹部，叫我這莊稼婆子給兒子丟人去呀？我不，那樣還不如叫兒子守在我身邊，我每天看他兩眼心也喜歡。

廖光農 我看透了，兒子出去找事你不讓，你是誠心拖他的後腿是不是？

廖婆婆 誰拖他後腿了？春生自己也願意留在家生產。

廖光農 那是你串通他的，你還有臉說呢，從開頭你就不願意他考學，你巴不得他考不上。哼！沒考上我送他出去，新穀就上場了，花幾個錢，我不心疼。

廖婆婆 你心疼什麼？告訴你，兒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可心疼。以前我受你多半輩子的氣，解放這幾年不欺負我了，可這會兒又想像過去那樣對我呀！我可不受啦，今個兒這件事得講講民主。

廖光農 這件事就不能講民主，我到王家灣信用社借錢去，他回來你告訴他收拾一下給我滾！

廖婆婆 你這樣蠻不講理，咱們就得找社長去！

廖光農 （邊下邊回頭）找誰我也不怕，你找去吧。

〔婆氣的直打轉，坐不是，站也不是。〕

廖婆婆 （叨叨咕咕地）這老不死的，他這個勁兒又上來了。咳！這個老猴兒，我簡直把他沒辦法，還叫我幫

助他呢，一斧子劈不開的榆木疙瘩，可怎麼幫助啊……我得找社長去！對！找社長去！

〔婆正預備下，春生和秀玉上。從外貌上看春生比較穩重、和藹，嘴角上總是浮現出一層渾厚的笑，但眉目間隱藏着一種很執拗的脾氣。秀玉比較單純、活潑，偶而還帶有一些孩子氣，但在婆婆面前盡力在克制自己。〕

胡秀玉 大娘，告訴你個好消息，春生的菜籽耕做法，和農業技術站的同志研究過了，他們說行了。（看婆的神色不對）大娘，你怎麼了？

廖春生 媽，你怎麼了？

廖婆婆 咳！你爹剛才回來啦，跟我吵了半天，他說什麼也不叫你留在家生產。

廖春生 媽，我爹到哪兒去了？

廖婆婆 氣跑啦。

廖春生 媽，別急，有問題想辦法解決。

胡秀玉 是呀，大娘別急。

廖婆婆 咳！剛才他可把我氣壞了，你們這一來我這心裏就像打開了一扇窗戶似地可敞亮多了。秀玉，你也到技術站去了？

胡秀玉 沒有，我到村頭找劉大爺去交接賬簿去了。回來遇見了春生。

廖春生 媽，我爹到底上哪去了？

廖婆婆 他到王家灣信用社借錢去了。

廖春生 借錢幹什麼？

廖婆婆 他叫到你到省裏找你表哥去。

廖春生 找我表哥？

廖婆婆 託你表哥給你找事做。

廖春生 （望了望秀玉）看，我就猜會有這一着。媽，別急，等爹回來，咱們慢慢跟他講。

胡秀玉 跟他講清留在社裏的好處，大爺不會不答應。

廖春生 媽，你還不知道爹的脾氣，上來一陣過後就好了。

廖婆婆 咳！你們兩個坐着，我找你爹去（指秀）

胡秀玉 大娘，讓我去吧。

廖婆婆 你們說不清……（下場）

〔婆出去後，秀玉立刻顯得活潑起來了。兩個人坐到桌旁，準備整理東西。

廖春生 我就知道我爹一定不會同意我留在社裏參加生產。

胡秀玉 真怪，這回大爺還不如大娘思想進步了。

廖春生 可別那麼說，我媽的思想也不對頭。

胡秀玉 怎麼不對？她不是同意你留在社裏嗎？

廖春生 她有她的心事呀！

胡秀玉 她有什麼心事？

廖春生 （光笑不答）哼哼……

胡秀玉 （誇張地學春生）哼哼，像個小牛似地，光哼哼

不說話，你倒是說說大娘是什麼心事啊？

廖春生 哼哼……（仍一個勁兒地笑）

胡秀玉 你說呀，笑什麼？

廖春生 我說，我媽第一是捨不得離開我。

胡秀玉 就你這麼一個寶貝蛋嘛。

廖春生 第二是想，想……

胡秀玉 想什麼呀？真急死人。

廖春生 可怎麼說呢？

胡秀玉 大娘怎麼想，你就怎麼說唄。

廖春生 好，我說。媽說共產黨一來，窮山灣變富裕了。

咱家再也不愁吃和穿了，媽這會兒算知足了。

胡秀玉 那你不告訴她，這才是剛開頭啊，美日子還在後頭呢！

廖春生 我說了；可是媽說，是啊，往後什麼樣的好日子，你們這一輩的都能過着啊，可是媽歲數大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兩眼一閉……

胡秀玉 啊！你怎麼不把報紙上登的那個，活一百四十九歲的老婆婆的事，講給她聽聽呢？

廖春生 我講了；媽說：我也想活個百八十歲，可就有一件事讓我心急呀……

胡秀玉 什麼事心急呢？那咱們不能幫她解決解決嗎？

廖春生 她說，人家像我這把年紀呀……

胡秀玉 怎麼的？你往下說呀。

廖春生 媽說：像我這把年紀啊，早該抱孫子了。

胡秀玉 （臉紅地）住嘴，不許你再說了。（用算盤威脅春生）

廖春生 叫我說是你，不叫說也是你。其實，媽就是這麼個思想。

胡秀玉 那也得批評她這種思想。

廖春生 噯！也難怪我爹，拿我們來說吧，若不是在學校裏，學習了‘什麼是青年遠大的前途’，解決一些問題，恐怕也會有這些思想出現！總認為升學才有出息，其

他的……

胡秀玉 是嘛！國家建設，缺那樣也不行，我看我爹常說的：（學着老漢的聲音）‘不種棉花，沒鋪沒蓋；不辦農業社，那工業化也難得來。’倒很對。（一種自豪感）合作社缺會計，他就考慮到把我留下。這倒把我喜壞了！

廖春生 是呀！從小就在這山灣裏長大，怎能把它忘了呢。一看到那綠油油的菜地，金花似地稻田，和那滿山遍野的茶樹，就從心眼裏喜歡它。在縣裏讀了三年書，就像離開了幾十年似的，每次放假回來，都泡到田裏，開學離開它，又像吃奶孩子離開娘似地，那麼使人難受。人哪！若是喜歡上個什麼呀，你就是用扁担打都打不走。

胡秀玉 （單純地）誰能用扁担打你呀？

廖春生 （笑）你當然不會了。說也怪，爲什麼對莊稼活那麼着迷呢？難怪媽說我還在她懷裏吃奶那時候，就看中做田這一行啦，一點也不假。

胡秀玉 那是怎麼回事？

廖春生 你聽我給你講，可真有點意思。媽說，我周歲那天，我爹在地上擺了一張方桌，桌上擺了不少好東西呀……

胡秀玉 幾個盤子幾個碗？

廖春生 你呀，就忘不了吃，聽我告訴你，有這個，（從秀玉手裏拿過算盤）還有這個。（從門口拿來一把筲帶放到桌上）

胡秀玉 （不解其意）你這是幹什麼？